

古之得天下者揖遜征誅勿論已自茲而降非無手闢宇宙統一函夏之君然皆得之于中國人而我太祖獨得之胡元洗除羶識而耀于大明自生民以來所未覩也當其鋤海內神武不殺爲元元請命爲百王酬聽天命攸歸斷

宋濂諭中原檄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鴆兄至以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人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

可知矣彼草竊稱亂者奈何尚抗師拒命哉

言胡元本不可以主中國而況綱常紊亂虐政橫流

言群雄本不足以靖禍亂而況盜割匪牟戕害生民

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吾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是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性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

殊無志得意滿誇示地大兵强之意覺博浩大氣象見于言外讀之自應感動真善于代言者

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呑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連蒼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明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國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

正大

擴然示以無外

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張以忠曰檄文曉諭遐邇體貴條暢故曰檄者皦也辭令皦然明白也多文不可以逹衆庶不文又不足以動豪傑景濂此文正大明白事詞曉鬯感激人心陳琳駱賓王二檄所未逮

始秦時望氣者卽云金陵有天子氣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及孫權稱號自謂王氣適符晉元渡江益謂眞人之應宋齊梁陳歷世偏安楊行密李昪爭相竊據自古都金陵者未嘗有大一統之君也千餘年王氣至我○皇祖

閱江樓記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繇是聲教所曁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　詔建樓于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

始徵應云

語嚴禮嫌板實

皇祖開創大業經國遠猷豈其爲游豫而不勤思保泰計乎

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豈其止閱夫

借亡王之敗軌形聖之雄圖

從感慨寫帝力

千頃汪洋至此洪濤忽湧

氣象周密

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宜念　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　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岷乇若流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張以忠曰莊嚴雍雅宏遠濶大宛然主聖時平景象

最得臣子紀述之體

隋文之于宇文氏外戚也非有豐功碩德素播人耳目特因天元元暴卒嗣君幼弱一旦欺孤奪寡遥禪據尊銳意伐陳蕩平江左天下一統遠夷臣附雖兩漢全盛未或過之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亦未遽亡夫何煬帝以醜逆荒淫繼之

隋室興亡論

昔周室闇弱靜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咸得翦夷之始有輕覩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壽受周禪而即皇帝位于是修明庶政綏撫遠夷經營四海至日昃不遑暇食高熲蘇威李德林之屬調馭于內楊素韓禽虎賀若弼之徒折衝于外規模日盛遂萌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擣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斂手就擒天下自是翕然一統東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末北

窮極奢侈肆行雪熖兵連禍結群盜並起身殞國亡如同振落是何得之易失之易乎君子觀子瓶垂之如彼守業之如此後之有天者可以鑒已.

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爲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繁號爲極治及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爲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畧市武馬而困烝庶御龍舟而般遊亡度自以爲日月所照霜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也意謂狼噬玄菟之埜鴟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死遼東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歛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蠭起

悠悠六合拱手授人雄圖又安在哉

苟如煬帝雖為禹湯文武

王薄發長白張金稱聚河曲林士弘據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讓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日沉湎聲色惟日不足度其不免乃欲摩頸自斫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羣雄叱咤之間風駭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肉未及寒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弘農一布衣時又何其削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惠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惠結人心雖煬帝昏荒之甚

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巳河亶甲周有幽厲而宗祀不絕者以禹湯文武之悳未斬也是故釆章文物不足爲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爲之固長鎗大劒不足爲之利士馬精强不足爲之勇玉帛克牣不足爲之富其足以賴而長存永治者非悳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競也悲夫

張以忠曰敘次條理雍雍秩秩至後段名論震發卓然不可朽

聖人作經啓牖萬世不過因心爲牖使各還其性命無失吾心之正而已世儒惟不從六經叅透原本故無盡心之學非心與經有二也

簡切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繇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繇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繇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繇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繇吾心有天敘也導民莫過乎樂繇吾心倫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

此皆人心之所有故聖人修道立教䟽以六經爲本

再喻

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不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䟽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

言心之邪正關係治亂抱大議論

漢儒闡繹聖經厥功不細大醇小疵未未易輕訾也

大有關涉

如此方是體驗遺經

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一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復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戞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

世儒惟知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至如六經乃進身借筏耳遑顧問哉

與心一不知心之爲經經之爲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魯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水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爲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張以忠曰精渺宏潤徹原本可謂言言名破非粹于理者必不能辨

卓絕萬古在此一詔

岳瀆封號漢世未聞自唐以降歷代相沿至我　聖祖悉革除之極其正大而隆崇愈至非聖明安得此曠代軼舉

當時亦有未經褒封者

王禕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于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

嘉靖間議去封爵止稱至聖先師其尊崇始無耦云

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兹詔示咸使聞知

馬文昇曰我朝削去嶽鎮海瀆褒加帝號眞萬世法

張以忠曰高錬名確莊雅嚴重極典質中不乏蒼潤之色決非後來代天言者可及

國家以名節砥礪天下未有不本于經術者經術既明漸摩既久則化行俗美自不期然而然矣東漢之世士競以名節表見爭相濯磨以扶漢鼎此豈徒一時激奮哉誠積于中而義形于色而日所涵濡于經術者固深也故當衰亂之

續志林二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明經行修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既已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爲一日之積也爲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于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

後猶能扶持一綫維係人心此非教化之隆而能致然乎有天下者亟思風化之成盍亦反其本矣

即周家風化之厚以見東漢之盛可與比隆

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爲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于其先明章繼志于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爲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帥成風愈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于成周可也及平

治隆俗美至此令人神游

其降也則相與襄處治其衰也則相與砥頹風其在位也則以直道撐持廟社其在下也又能以淸議共扶忠憤自非黑葉重焉奚以致此

元興以後閹豎擅政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議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于勢有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成而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之感慨奮激如荀融郭太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黨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于解印綬弃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爲恥以

國朝

大識議大文章

一篇文字只此數語闡發出來

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爲辭雖以曹操之奸雄擅强大覬非非望乃至歿身不敢背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爲效其有係于國家天下爲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于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士不患無軼才而患無純養養到則其才百試而不匱故君子貴乎有養

氣不豫養則雖有奇才不能集一事故以古人育才之寡旹之

方先生之節偉矣生死利

方孝孺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煇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

害之際其處之怡然如此非有完養而能然耶

確喻

上之不能安貧賤而輕富貴者氣不充也故復進之以道

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汙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資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

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
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八遠
矣
張以忠曰言才必本之氣言氣必根之養言養氣又
終歸之道論莊識老規誨諄至

賢如武王暴如紂不得已而行放伐然伐紂之事尚未可信況無吊伐之心而敢於恐其君者可藉口于武乎故先生嚴辨之

渺論深言確不可易

武王伐紂論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矣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

史遷採拾舊聞往往有不可據者

此先生善讀書處

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猶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王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

此段議論純正自是至論非儒者迂腐之談也

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一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

憂天下後世之至

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强臣淩上者藉臨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

張以忠曰嚴為武辯崇論深言關涉名教決不可朽

晉史成于唐文皇及房喬諸臣之手其褒譏美刺大抵亦不假借然亦就晉臣所撰者爲草藁故獎借處往往有溢詞蓋不獨司馬師二事也作吏者大都蹈此數病安得有信史哉

晉史論

書不盡信也而紀載之詞爲尤甚同時而仕同堂而語十人書之則其事各異蓋聞有詳略辭有工拙而意之所向好惡不同以好惡之私持不審之論而其詞又不足以發之能不失其真者鮮矣況於世之相遠或數百年耳不聞其言目不覩其事身不預當時之得失意揣心搆以補其所不足而增其所未備或有所畏而不敢直書或有舊恩故怨而過爲毀譽或務奇眩博而信傳聞之辭或欲駭人之視聽而駕爲浮辯自左氏司馬遷班固不能免乎此弊況世之庸

此讀史之法殺王儀則見罪有所歸而已不任喪師之咎不貶諸將則又見過則歸已而更有引躬自責之美此二事者不可謂無也英雄心事自是叵測奈何據以爲疑案耶

史其能傳信而不誣哉苟不因人君之賢否以考其政之治亂因行事之忠詐以定其人之功罪而欲盡信史之言則姦邪或幸免而無所懲豪傑之士咸有遺恨矣司馬師之於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于己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狼虎而冠者耳史氏又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傳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繇前之言則爲小人繇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之將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其必不然矣蓋

奸雄縱有後易世而後其惡未有不著者即當時或史官不敢直書天下人心亦未有可欺者

史惟可信而後可傳今史之傳者多矣而不必皆可信

盛德無繼者善多悶而不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師兄弟遠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言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志之以微見頌師之美不亦輕於信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冊武成以聖人之事孟子猶不信而非之庸史之所述奸雄之事爲奈何盡信之乎信其所宜信而斥其不可信者此篤於信者也徒信而不知其能信乎孟子非不信書也不爲苟信乃所以善也余非不信史也蓋學孟子而未能也

張以忠曰甚哉史之難也史才巳極不易得然或大具矣而法不工法工矣而識不精識精矣而見聞不詳見聞詳矣而心術不正即心術正矣而時事又不能無回互如此而求其可信可傳者蓋寡矣後之人不論其世而槩信其事辭則奸邪每蒙無情之譽而豪傑恒含未洗之寃千載而後曷繇辯折故曰作史難而閱史尤難

東昏之惡未有不至于亡國者也如蕭懿者上可以禁君不敢爲非下可以制弟不敢稱亂庶有濟乎而騈首就死于國家洵何益也

蕭懿論

大臣之義守死非難也死而利國家安社稷爲難使惟知守死之爲得而不顧社稷國家之存亡烏在其爲大臣也哉齊東昏之惡浮於昌邑王遠甚卒其所爲亡齊決矣蕭懿之入爲尚書令也誠有忠藎之心告于宗廟擇其昆弟之賢者如寶寅輩而立之而廢東昏以侯還第則齊祀可延姦雄執兵柄者雖有跋扈不臣之心亦無自而作矣懿則不然知其主之昏狂而不能爲之計斂手就戮而卒無益於天下惟憂弟之爲國患而竟亦莫之能禦也雖曰守死不二而

雖先抑後揚
是作論法然
蕭懿之純節
必不可泯自
是公論

豈足爲忠乎雖然晉宋齊梁之間強臣陵上不少顧忌視廢辱其君如易奴隸勢可以爲亂而不忍爲也其才固短於應變而其執志不回豈非亦可尚哉

張以忠曰蕭懿弟衍在雍而身爲尚書令以重臣而値昏主當時伊霍之舉事實可爲而必甘心就戮可謂不知權矣然迫其臨死而尚慮及其弟憂及朝廷與晉申生子少國家多難之語蓋有同出一揆然者故申生爲恭世子而不許爲孝子蕭懿可謂純臣而不得命曰忠臣

先正言方先生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

此文言人主欲永保大業子孫乞千萬年而不替者非徒恃計慮之周法制之詳也必積德累仁以固結天心而後靡常之命始永眷而不移常享而無數三代有道之長可繼武焉不

深慮論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封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

然而私心圖度此必不得之數也

歷觀前代慮後之事正見治亂存亡之机往往出于慮所不及則曆數修短洵非智術所能探矣

情彩陡發而筆力更高

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亂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

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亦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張以忠曰考前代亂亡往轍則祈天永命不在任智

而在修德斷斷不可誣矣故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後之有天下者可徒恃智慮之遠而不思務德以爲永世計哉此文持論旣確而淵蓄之色渾深之氣尤不可及

本朝理學名臣以河東薛文清公瑄爲首公沉潛聖學深探客玩其學貴踐履下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一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晩年造詣高

薛瑄題緝熙聖學疏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葢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艱難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與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刻削僭僞拯濟生民此講

明陸隴其定
並至純熟著
讀書錄二十
卷皆名言

此等人必不
易得即有之
亦將群擠之
矣安得使之
啟沃左右哉

學所以有資於𢦏大難也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已治人之要懇切開告

講究大端不出此議甚鑿鑿根據

內順治外威嚴竟無他術

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喪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讀官之職既修雖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聖心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甚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

也○

張以忠曰聖學爲聖治之本勸講乃定亂之資深至諄切眞陳善閉邪首務可與程叔子經筵兩疏竝垂

雅醇整飭而筆法亦老

文氣不疾不徐雍雍俊雅

頓宕妙

章懋觀亭記

國朝

聖天子臨御以來厲精求治監觀四方深燭民隱慮岳牧諸臣弗克宣昭聖化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堯舜之澤者於是分命臺憲重臣撫治方岳亦古者分陝之意時則江浦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實來于閩公之始至剗政之疵猲民之蠹癉惡彰善敷和于下旣道大行民用康止爰命作亭于公署之後圃名之曰觀亭以待涖事之暇而晏休焉蓋取柳子所謂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而爲之者歟然是亭也非有花竹泉石之勝山川林麓之適而奚以爲觀耶在昜有之

發觀字意正大高潤而語仍典切故妙

今之莅官者即簿書期會甲兵錢穀亦視爲度外事至于割民自潤賂上求擢則晨宵汲汲不遑矣一知所謂觀民設教耶愈趨愈下能無增慨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蓋古者天子親行巡狩以察四方則命陳詩以觀民風是之謂觀自王迹熄狩禮廢後世始命大臣巡省以代親行若漢之直指唐宋之安撫今之巡撫是已是其職固亦宜以觀民設教爲事者也或者知不出此往往急於簿書期會甲兵錢穀之務而已於乎是可謂一道德同風俗者耶然則亭以觀名公之志可知矣閩之人其有瘳乎夫以燕居閒適之地而不亡是心則其來旬來宣咨諏咨詢所以爲下爲民者宜何如哉雖然觀未易言也有所觀必有所以爲觀所觀者民風所以

轉發觀字意論尤高理尤邃

餘瀾

爲觀者我生也彼生民之休戚風俗之嬾惡吏治之得失皆生于我之所行何如耳故曰觀吾生觀民也而可以易言哉觀公旦者以周南觀公奭者以召南觀畢公者以東郊寧知畢日之觀公者不在閩南也耶明聖當天邁迹三五將隆二南之化以風四方而公以耳目之臣當分陝之任其可使周召諸臣專美於前耶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必有賦是亭爲公之所茇者庸記此以俟風化之成

張以忠曰楓山先生理學大儒故其爲文俱從大處立論此記格法嚴正詞理典醇蒼練之中

國朝

仍復莊雅老筆高文

賢所願言人亦能之偽然自負天何不竟其用我朝丁憂奪情者永樂以來自輔臣以至藩臬不下二百餘人羅疏以前廷臣視爲故常恬不知耻羅疏以後此風稍息然戀權固寵者亦不能禁革云

羅倫扶植綱常疏

臣聞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　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

引據經義持論確然不可移易

此處辨折李賢之起復無名

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

引富弼劉珙見得前代大臣無故必不起復奈之何當聖世而有此蔑倫之舉哉意甚愷至

引宋李諸臣李賢不無愧色矣

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請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敎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

國朝

文情忼爽

深切

又如此折証波浪層折文濤風湧

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

即欲奪情何所藉口

氣甚汪洋而文甚詳婉故有侃然之色無矜厲之容

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　陛下誠能于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

天下未嘗無賢材也何必李賢

侃侃陳詞令讀者聳然

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已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　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于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

按景泰四年林聰等言高帝創制立法父母之喪皆斬衰三年冐喪有禁匿喪有罰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至矣近年旁事寧謚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或有奪情者恐遂成故事其流之弊將必至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爲吉

論雖不行于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　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不知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枉巳

直事視父母如路人子道旣虧臣節安在　又天順元年喬毅尹旻言重忠孝以正綱常謂比來臣下多奔競無廉耻冒奪情起復者爲能官矣終制者爲不識子道旣虧臣節安保綱常所關非細乞查景泰時奪情起復者俱勒歸終制仍著爲令典

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旣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旣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擬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

上亦從之然至三年林聰尹旻俱丁憂行取復職二公僅一疏辭未聞其堅請終制也二公皆名臣能無愧心前疏哉士惟不知禮義廉耻故君親俱有所弗恤詩議更正使人凛慄

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

益見非盛世所宜有

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于外盡心喪于內將見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能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靦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繫是而正人倫繫是而明風俗繫是而厚士心繫是而純紀綱繫是而張國勢繫是而一矣

語尤激切

王世貞曰三年通喪惟兵革無避自漢文以日易月而臣下亦因之如鼂錯父死旬日而尚以御史大夫調兵食翟方進後母死三十六日而復起治丞相事唐之右僕射房玄齡

中書侍郎蘓頲張九齡宋叅知政事寇準皆奪情起復此外亦不多見我　高皇極重此制以劉基宋濂章溢當帷幄之重於天造草昧之時而聽其終喪了不之强文皇急于事寄中外臣僚始有奪情不丁憂者或有於制中起用者漸以奪情爲能而不奪情爲不稱成化羅倫有扶植綱常一疏於是奪情之風稍息雖不能盡然而靦顔在位者寡矣

張以忠曰丁憂奪情自古大臣亦嘗有之但必國家

植扶綱常疏

國朝

有兵革之憂危亡之患而我又爲極關係之人一去則廟社生靈不可復保而後可爲從權之舉柰何處熙明盛代且多士盈廷而必覥焉立人本朝甘心爲無父之人其喪心甚矣羅公此疏眞可回既死之人心扶未墜之人紀有裨　聖化不朽之文

兵公仲深博極群書經史百家箋疏今古文詞至卜醫老釋外家小說靡不窮覽爲文章不求奇古平易順暢可讀治安之本原于開言路

丘濬正朝廷疏

臣按哲宗臨政召司馬光於洛問光所先者光首上一疏且以爲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爲光之此疏寔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蘊必假言以發之帝王莫如堯舜以言爲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以言爲知人之本言之所關係其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爲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求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

歷舉前代求言之主條列井然

見言路開係之大

人主廣開言路當如是若人臣敢言直諫其分應爾豈其以上之賞罰為歡懲也哉

為之科目如所謂極言直諫者或為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為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俾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用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典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于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

使大小臣緘
言避罪非國
之美也

從古以來嘉
言壅于上聞
其國未有不
危亡者歷代
已事良可永
鑒

達之于上有以爲思患預防之計而不至于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于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於乎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禍哉

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　聖明留意

張以忠曰肫懇婉摯典博縝密而首尾無一語不警醒眞可獻納黼座

老筆高文杰然名世
此文前後體局極妙

劉公秦望所歸借議者之辭美公原非溢美
轉側頓宕處奇絶

李夢陽送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　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　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鏹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葢車騎塡塞路衢道旁觀者咸嘆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爲至榮幸事耶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　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屛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　天子幼冲煢煢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耶

精神全在此段

此段論尤名確最得古大臣心事千古不磨

就上意又一轉議論大關風教

關合轉捩緊而融

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　天子廉公有決志故朝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儁偉烈丈夫耶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耶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于朝者且駪駪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

名理精邃氣脉深古而詞之徹切尤足醒世

不惟掉緊而氣力亦厚

古大臣暗應中一段

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决之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决於去何不可耶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爲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都川北地李夢陽乃爲之序

王乾章曰大臣必知自重而後可風天下此亦關世教之文

張以忠曰文章妙處在血脉關絡句字俱針鋒相對
無一處不周密無一處不深緊筆極高古
氣極沉峻自是名作
又曰劉公碩德峻望爲時名臣其去就誠不肯
苟故此叙叚叚贊美俱名實克副信而有
徵非特文之奇絕也

天鍾神鏤文章聖境局必高詞必老調必蒼神必密偉才鉅手

言夏公服官之遲正見天所以老其才而大用之也

古雋

送都御史夏公序

巨小視其器難易因乎才靜躁驗諸德遲速係乎時成否繇之天故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久占之矣久以利用利以大成大以時獲時以天定鮮有違焉何也高墉之隼射之者人也鳴陰之鶴靡有不和者也夏公之舉進士也癸丑迄今丁亥三十有五年矣乃始脫行省陟內臺官都御史雖解鶴服豸轄藩屏而職激揚然外鎮也其地又難不謂之遲耶予嘗與公指屈榜中人見仕者十餘人耳在世者不盈百矣松栢之生也森森戢戢巖嵡閒然歷非千百年不材也

精心尋玩始知此文結搆極工神檢極容

造語

至言有感

轉出奇峰殊見秀蔚

高詞古韵

夫其遲之也安知天不成之哉初公立農部振藩省決議贊政允出明納積有歲年人業遲之矣公不之遑也曰吾俟其至者焉耳是故不干譽而譽隨不冀效而效獲不嚴吏而吏嚴不悅民而民悅是所謂靜以制之德之傑者也故今之陟論者猶謂不充其器而地之難猶不足盡公之才豈非今之人躁者多而靜者寡耶甲戌之歲予泝江漢滯漾沔登峴首躡楚山望荊郢攬襄鄧降覩于土察俗問風以今考之固夏公節鉞之地也控三省之交故其勢分阻峻嶮故其俗獷藪亡匿故其風雜鮮沃腴故其賦下頑而貧

造語

造語

極力摶挽轉法入聖入神

名言磊磊可以相士可以持已確垂不朽矣

故其徵鮮如約而鎮其地者緩之則玩激之則變於是乎有撫治之名撫治者恩威之兼也今誠欲合分則獷一雜卑約非才不濟非器不充夏公有焉是地也不公畀而奚畀邪故曰有容知大盤錯别利持久占之尫以是焉耳然必天定而後驗時至而後獲何也天下未有躁而成者也故冀望者不知天者也欲速者不知時者也見難而疑者不知才者也當巨而畏者不知器者也繇是言之天之成夏公者名位君斯而已哉代夏爲左使者董公也亦吾榜中人也來求送夏公文予告之曰吾榜見仕而官外者公一人

似聞文而寛
開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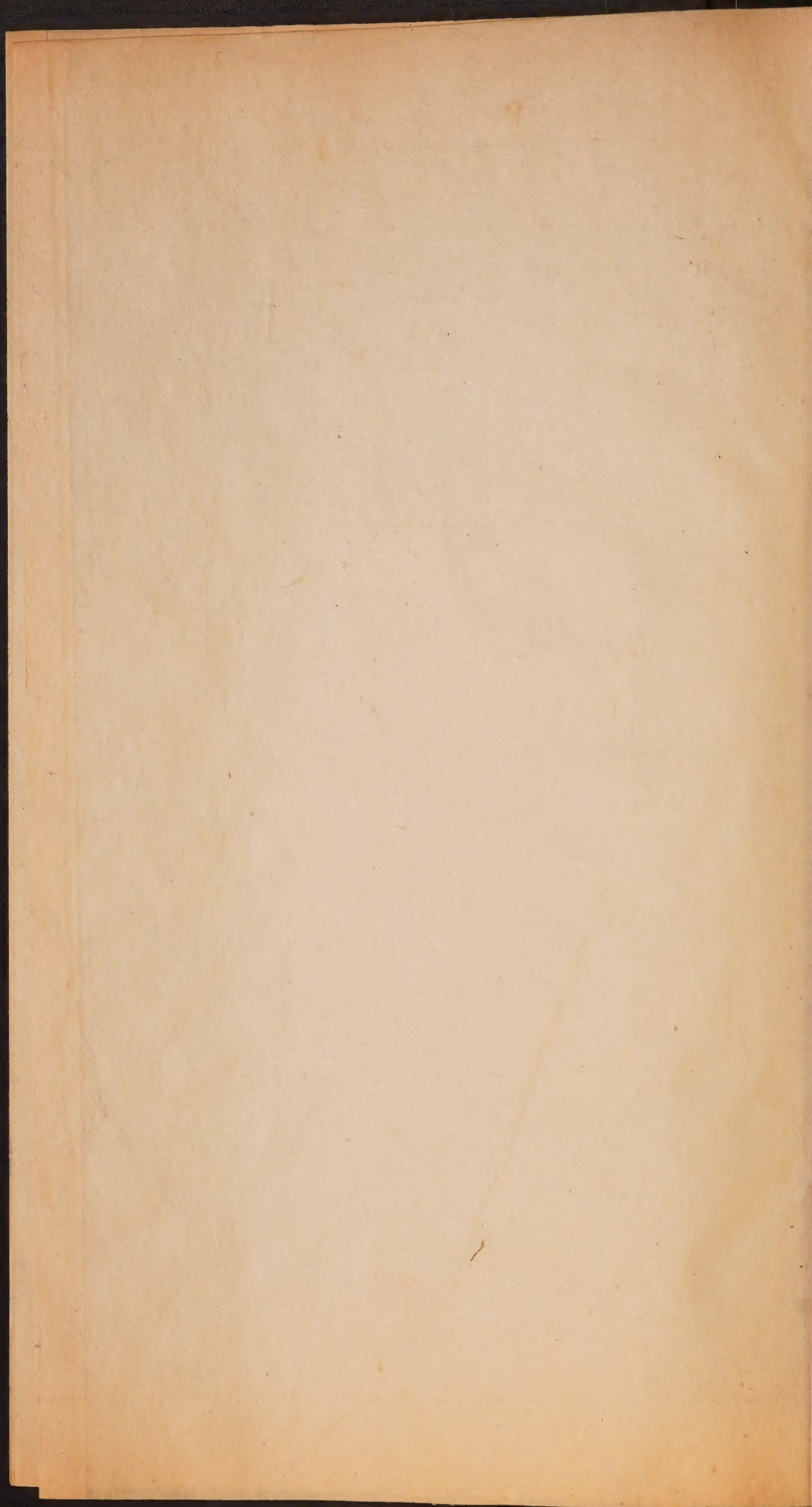
耳行有鳴鶴之應矣亦時至而天定矣

張以忠曰風采沉雋神骨高凝千秋絶調也直可横

厲今古而莫與之京

又曰篇中轉折闗應極多而極不費手非力厚

氣沉詎易得此



耳行有鳴鶴之應矣亦將至而天定矣

張以忠曰風采沉特神骨高凝千秋絕調也詹可掃

厲今古而莫與之京

又曰篇中轉折關應極多而極不費手非力厚

氣沉骸易得此

